贾宁的“双面”人生

本刊记者/耿凤

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……君当作磐石，妾当作蒲苇。蒲苇韧如丝，磐石无转移……”贾宁凭借对这段古老爱情故事的精彩演绎，以总分第五的成绩当选第十三届“和平杯”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的“十大名票”之一。台上，他以男儿身唱出了一颗柔情与贞烈并存的女儿心；台下，他忙着教课、减肥、学习戏曲……“舞台和生活不一样。台上我可以是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台下必须得是一个男子汉。”每一次“性别”的转换，他都得“好一会儿才能缓过神儿来”。

初次联系，用微信语音，贾宁的声音听上去圆润、清脆，没有浑厚之感，除去唐山口音，还有那么一丝京味儿，极爽快。关于采访，他把时间安排得有条不紊，显然，这种规划感是与生俱来或者生活赐予。

有报道称，贾宁是一个内向的男孩儿，是京剧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。这与我的第一印象极为不符，我为此求证。他说，“我的内向是对大多数人，熟人面前还是挺放得开的。”至少，他的“内向”没有交流障碍，反而思维敏捷，脑瓜儿特好使。他自称是个温润之人，虽有些牵强，但并不为过，“如果说京剧改变了我的生活，就是让我不温不火地去分析身边的每一件事。生活节奏快了，我们就更该适当放慢自己的脚步，放空自己的身心。”

贾宁在《大登殿》中饰演王宝钏

上台女子，下台男儿

看到过很多关于90后的评论，诸如“令人担忧的一代”之类。贾宁作为标准的90后，他出了一副不遵循常理的牌，而这副牌没有叛逆，也没有狂傲。

身高接近1.8米的贾宁，曾扮演过《西厢记》中的崔莺莺、《望江亭》中的谭记儿、《秦香莲》中的秦香莲、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刘兰芝、《三娘教子》中的王春娥、《诗文会》中的车静芳……而此次助他获得“十大名票”的人物正是刘兰芝。

万方数据

贾宁与中国戏曲学院教授、张君秋先生亲传弟子蔡英莲合影

《刘兰芝》是著名京剧旦角、四小名旦之一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代表作，而贾宁的老师王丽华是张君秋的亲传弟子。贾宁在微博分享比赛前的心情："首次参加'和平杯'的比赛，能站在张君秋大师演出过的舞台上表演张派剧目《刘兰芝》，一流的专业乐队为我伴奏，得不得奖都无比幸福。"这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令他措手不及，对京剧的热爱和苦练换来众人的认可，这对一个非专业京剧演员来说，无疑是莫大的褒奖。

"之所以喜欢《刘兰芝》这出戏，是因为这个人物特别丰满，尽管现在演的人不多。在婆家，她是一个贤惠勤劳的好媳妇儿；在娘家，她是温柔大方的出嫁女，对母亲，对纨绔的哥哥，她的通情达理让人心疼；而她和自己的丈夫情比金坚，不能相濡以沫，便选择生不同衾死同穴。"贾宁细细分析他对刘兰芝这个人物的理解，"刘兰芝是个特别好的姑娘，只是那个时代辜负了她。"

戏中是柔情似水，极具味道的女儿，戏外的贾宁，是一个特别阳光的人。从他的各种社交平台，几乎能洞察到他所有的生活日常，自拍、诗词、教课、绘画、手工，种种，但能得到一个结论：这是个普通且努力的男孩。"台上可以是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台下必须得是一个男子汉。"教过他的老师都会告诫他：台上台下要割裂开。他记下了，也做到了。只是，性别的转换，也需要"好一会儿才能适应"。上戏要戴头面，演出结束要卸妆，"每当卸完妆回家的路上看到高楼林立，都会有那么一瞬间是迷茫的。"

贾宁2014年专科毕业，自学考了教师资格证，找到一家培训机构给中学的孩子上文学语法课，同时专接本考上了天津商业大学。他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无比神圣，付出越多贡献越大。"也许从小就以老师的职业素养来严格要求自己，才能自信满满地说，这个职业就是适合我。"他说。

"那你以后会继续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吗？"我问。

"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骨感的呀，甚至硌得我肉疼。"他笑。

其实，他更希望做一个跟京剧搭边儿的工作，"如果有机会，尝试编导，或者舞美化装。"他说自己是个做事一步到位的人。上课之余，除了学习戏曲，还要查漏补缺，梳理知识，准备考研。

在舞台上，心里跟着戏中人物走，忘掉本

万方数据

我，全身心投入，“感觉特别好”，这大概就是艺术的神奇之处；走下舞台，恢复本我，努力做事充实自己，仔细品读生活这本人世哲学。

男旦就是一种艺术

曾有媒体人问京剧名家梅兰芳，男旦是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？他用了四个字回答：“这是艺术。”

“我觉得，男人唱旦角就是一种艺术，一种表演艺术。林青霞演过一次贾宝玉，那感觉太好了，为什么女人演男人我们能接受，而男人演女人我们就不能接受呢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！这都是艺术。”

男旦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产物，那个年代女人是要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的，而作为演员，旦角的表演就落到男人的身上，这要攻克自己的心理防线，进而融入到角色中去。而在当下，明星反串蹿红的例子不胜枚举，影响最广的恐怕非李玉刚莫属了。在众星捧月的同时，免不了有一些观众表示质疑，“李玉刚的表演和京剧不能同日而语，他是借着京剧的某些元素比如绸舞，融合到自己的歌曲当中，有媒体说李玉刚很刻苦，这么多反串的歌唱演员，只有他一个人红了。我想这不是偶然。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观众去关注京剧，这是一种好现象。”

正如贾宁所说，很多人混淆了“男旦”和“反串”的定义，李玉刚是反串，与“男旦”有着本质区别。“男人唱旦角，女人唱老生，叫乾旦坤生，”他解释说，“如果梅兰芳先生唱老生、花脸是行当反串，如果评剧演员唱黄梅戏就是剧种反串。”

事实上，“男旦”并无非议之处，“就是一种表演艺术”。贾宁在旦角的路上走了十余年，得益于他的姥姥姥爷。姥姥家有一个大大的DVD光盘架子，那个DVD对贾宁来说是充满魔力的，因为光盘里的女人裙纱明艳，满头珠翠地舞动水袖。这一发现让他觉得旦角是京剧舞台上最美的行当，旦角的一颦一笑、一嗔一怒在含蓄中起承转合，“旦角是一种抒情载体，每一种感情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。”

贾宁能真真切切体会女人身上的细腻感，加上先天的嗓音条件，才让人觉得或许他就是为旦角而生，这是一种天性使然。他还会手工、绘画、刺绣，这些都是要慢工才能出细活，他自己动手做的珠钗能与剧装厂的产品相媲美；他仿照郑家声的原稿《红楼梦·金陵十二钗》完成的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王熙凤等人物可圈可点；他能帮朋友在衣服破洞处别出心裁地绣上一只蝴蝶。

贾宁有位忘年交，他觉得贾宁能言善辩，唐山话叫做能“白呼”，他喊他“贾小摆”。“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我的代名词了，”贾宁说，“连张君秋先生的儿子张学浩老师都叫我小摆。”他何止能言善辩，还心灵手巧，多才多艺，他在两种人生状态之间摇摆，体悟着人生。

（本文图片由贾宁提供）

编辑：赵云旺

万方数据